

楔子

醫院的VIP病房裡，陽光緩緩爬上耿君浩的臉龐，但被惡夢糾纏的他，感受到的光線不是溫和的陽光，而是汽車車頭燈刺眼的燈光。

倏地，冷汗涔涔的耿君浩驚醒，這才發現了他並非身在夢中，但夢中的一切並不是虛假的，而是他曾經親身經歷過的一場車禍。

那一天，他開著車送女友周安琪回家，在路上善妒的周安琪不知由哪裡得來的消息，質問他與一名女子的關係，兩人因而發生了爭吵。

然而誰也沒有注意到，對向疾駛而來的車子已經偏離了原來的車道，在他來不及閃躲之前，就猛力地撞擊了他所開的車。

車禍之前，他意氣風發，是一家大集團的董事長，擁有一個能讓花心情史不斷的他感情專一的女友，而一場車禍，讓他失去了一切。

停在窗邊的輪椅讓耿君浩看得刺目，他的腿廢了，女友也跑了。

敲門而入的王雅倩是VIP病房的輪班護理師，耿君浩是她負責的病患之一，耿君浩背對著病房門側躺著，一如以往的不理會她。

她在心頭嘆了一口氣，在醫院工作多年，王雅倩見過不少人生百態，耿君浩絕對不是遭遇最淒慘的一個，但也不禁令人同情。

車禍發生後，耿君浩剛出開刀房時一直無法清醒，她親眼看見了他的母親的無情，雖然後來得知那是繼母，但畢竟也是名義上的兒子不是？要不是耿君浩的弟弟背著母親偷偷交代醫院要好好照顧哥哥，或許耿君浩就被遺棄了。

然而另一個棄他而去的是他的女友，由於沒有遭受直接的撞擊，只有輕微骨折及皮肉傷的她，住院觀察幾天就出院了，一發現耿君浩昏迷便從此一去不返。

天可憐見，昏迷了近兩周的耿君浩後來醒來了，卻發現他的雙腿失去了知覺，本該有家人陪伴在他身邊的，可他的身邊不僅沒有家人陪伴，連女友也失聯。剛開始，她還可以看見耿君浩不放棄地拿手機企圖連絡女友，但電話從來沒有接通過，直到那一日，一對中年夫妻來到病房，劈頭就說耿君浩的雙腿廢了無法給他們的女兒幸福，並要他放手給女兒更好的未來。

自此之後，耿君浩的情緒便十分不穩定，不說話的時候，像尊沒有生命的雕像，被觸怒的時候，又異常暴怒。

在輪班的護理師中，王雅倩是耿君浩最看得順眼的一個，因為她輪班的時候，是耿君浩最不會生氣的時候。

王雅倩在病床旁的床頭櫃上放下托盤，那上頭是他的早餐及藥，她堆起溫柔甜美的笑容，這才看見耿君浩緩緩睜開雙眼看著她道——

「又是一天了？」

知道耿君浩還沒走出傷痛，但這樣數著日子，好像日子所剩不多一般，讓王雅倩不免替他的心理狀況擔憂，「耿先生，你先放寬心吧！過一段時間新的療程就要開始，你要養足體力，我還有工作要忙得先離開，你要記得吃早餐、吃藥。」

耿家幸好還有一個耿育倫沒放棄哥哥，請了醫療團隊為耿君浩診治，發現有一種療法可以派上用場，只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復健，樂觀的話或許一年內就可以依靠

助行器行走，王雅倩是真心希望能對耿君浩有所幫助。

然而王雅倩的話就像落在了吸音海棉上頭一樣，沒有得到回音，她無奈，只好拉開病房門要離去，這一拉開門，正好看見熟人經過。

對方一見王雅倩就開心的喊出聲，「學姊，終於找到妳了。」

王雅倩看見小學妹也十分驚訝，「百合，怎麼是妳？」

「我來醫院面試想順便看看學姊，本來沒見到妳打算改天再約的，結果護理站的人告訴了我一個好消息，說學姊要升護理長了，那我當然得當面恭喜妳，剛滿三十就升護理長，多麼難得啊！」

「喂！妳不知道年齡是女人的祕密嗎？」

「喔！」白百合伸出食指及中指壓著唇，很受教的點了點頭。

背著她們的耿君浩發出了冷笑，又一個人，又一個人要離他遠去了！心中這麼想，嘴上則道：「妳升了護理長之後，就不會在這裡值班了吧！」

白百合看著那個背對著她們的人，不明白他的語氣那麼冷淡，可為什麼聽進心裡後卻有絲苦澀的味道……

白百合聽說過這醫院的VIP病房會有專門照料的護理師，總不會這個病患很依賴學姊吧！這讓白百合起了惻隱之心。

白百合走到病床旁，近年因為對隱私權的重視，病床床頭卡已經鮮少註明病患的資料了，上頭只寫著耿姓、年齡三十及性別男，其他的內容都以編號代替。

「我來負責照料你如何？」她道。

久久等不到耿君浩的回應，王雅倩是知道情況的，所以覺得無奈，但白百合不是容易死心的人，她又問了一次，「我來負責照料你如何？」

「我是個雙腿殘廢的人，妳這個菜鳥護理師應付得來嗎？」

耿君浩的消沉連白百合的好心情都受了影響，她正要開口，就聽見王雅倩說——「耿先生，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原來他是沒有自信嗎？白百合總是習慣凡事都往好的方面想，也藉此給耿君浩打氣，「耿先生，我不知道你怎麼失了自信，但我是不服輸的人，我會改變你。」

耿君浩想著自己可笑的遭遇，先是他的家人遺棄了他，再是他的女友遺棄了他，他認為再也沒有人會在乎他，然而，這個小護理師居然說，她要改變他？

「妳可以來，但我不會理妳。」

他剛剛說「妳可以來」？王雅倩驚訝地看著依然背對她們的耿君浩，百合是除了她之外，第二個能與耿君浩相安無事的人，她不希望耿君浩一直發脾氣，如果他能接受百合，那麼讓百合到VIP病房值班或許是個不錯的安排。

「好喔！我正式上班就跟醫院申請，等我喔！」白百合完全忽視了耿君浩那句「但我不會理妳」，自顧自的讓人等她。

或許是白百合的活力有十足的感染力，耿君浩這回雖還是閉上眼不理人，但至少已看不見他眉間的皺摺了。

只是耿君浩沒等到白百合，當王雅倩帶了新的護理師來交接她的工作時——耿君浩那日雖然背對著她們沒見過白百合，但他認得她的聲音，那是一個非常活潑又甜美的嗓音，所以他知道眼前這個人不是。

「百合她……她最後選了在加護病房值班。」王雅倩無法將白百合的私事告知，最後，只告訴了耿君浩目前白百合的狀況。

耿君浩聽了只是冷笑，說得多好聽，說她會改變他，終究還是選擇不要他。每個人都覺得他廢了，根本不需要花心思在他的身上，他們是這麼覺得的吧！耿君浩的手抓皺了身下的床單，他不會再讓人看不起，他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他有自己就可以了。

「我的療程什麼時候開始？」

王雅倩眨了眨眼，這是耿君浩第一次主動問起新式療程的事，過往他一直興趣缺缺，她不明白是什麼讓他有所改變，但總之他肯開始就好。

「再三天，耿先生願意配合了？」

「嗯！」

第 1 章

兩年後。

白百合走出位於三樓的房間來到一樓飯廳，就看見母親留在桌上的字條。她是很愛吃雞肉沒錯，也不討厭中藥味，但一連吃了好幾天的中藥燉雞，再愛吃的東西都吃怕了。但再無奈，也知道這是母親的愛心，所以還是乖乖走到了廚房，一只與她年歲相差不多的大同電鍋還在流理台上賣著老命，裡頭保溫著母親字條裡寫的中藥燉雞。

只是白百合沒急著拿出內鍋，好像這麼看，就能把裡頭的中藥燉雞給看「完」了一般。

大響的門鈴拉回了白百合神遊的思緒，她前去應門，見是王雅倩，於是邀她一起吃飯，「阿長怎麼會來找我？一起吃飯吧！」

「我吃過了，妳吃吧！」王雅倩跟著白百合走進飯廳，由於跟白家人很熟，她像自己家一般的在飯桌旁坐下，還用力拍了白百合的手臂一下，「還有！說了叫妳私下別叫我阿長，看是要叫學姊還是什麼，我才三十二歲，叫阿長聽起來很老，真是討打！」

「叫學姊就叫學姊，幹麼打人嘛！明明就是護理長還怕人家知道嗎？知道妳這麼年輕就當了護理長，大家反而會覺得妳厲害。」白百合邊揉著手臂邊走到冰箱前，為王雅倩倒了一杯果汁，這是白家的冰箱總是備著的純果汁。

白家在菜市場有一間店面，是販賣水果營生的小店家，每天白百合的母親由店裡回來時，都會帶回一些水果榨汁放在冰箱裡當飲料喝。

王雅倩接過了水杯，邊啜著果汁邊看著白百合皺著小臉吃飯的樣子，忍不住道：「燉補的肉太柴了不好吃，通常只喝湯的。」

「沒關係，拿來當配菜正好省下一道菜的菜錢。」

王雅倩嘆了口氣，說來白家真是流年不利，本來白家在菜市場經營小水果行，對

有債務要還的他們來說也就是日子算過得去而已，可近年出現一種新的營運模式，連鎖水果行，它的出現帶來的是以量制價的優勢，進貨成本低了，賣價自然也低，雖然水果的品質稱不上上好，但低價總能吸收客源，打得像白家這樣的小水果行幾乎要經營不下去。

白百合為了多賺一點錢，才會選擇進加護病房值班，在加護病房工作壓力大，相對的也較為辛苦，所以加給較多，總算能為家裡的經濟帶來一些幫助。

只是前一陣子父親白榮志突然身體不舒服，常常有氣無力地癱在床上，所以白百合在工作之外的時間還會到水果行幫忙，長久下來連她也病倒了，所以她才會請了長假在家休息。

「妳的假請到什麼時候？」

「我請了十天，這兩天就要回去上班了。」

「有沒有想過未來怎麼辦？我之前聽妳說妳有些倦勤了？」

白百合放下了碗筷，在加護病房工作見多了死別，她雖是天性樂觀的人，久了她也多少會覺得灰心。

「學姊知道施奶奶過世了嗎？」

王雅倩能由白百合的臉上看見傷痛，施奶奶是白百合進加護病房輪班後第一個照顧的病患，那一次她在加護病房住了幾天，身體好些便轉到普通病房，最後甚至還出院了。怎奈她的身子不好，兩年來一次次不斷的在加護病房進進出出，每次出院時，白百合都鼓勵施奶奶，說她是被死神遺忘的人，然而前幾天卻是她最後一次進加護病房，仍是撐不過走了。

「妳收到消息了啊！」

「是啊！這幾天我請假，這消息輾轉傳到了我這裡。」

「說來真是人生無常。」

「學姊，妳知道嗎？施奶奶曾經對我說，等她完全康復後能回到她經營的民宿去工作時，要聘請我去管理她的民宿呢！」

「妳啊！還記得妳的民宿老闆夢啊！」

「當然啊！」白百合提起民宿的欣喜表情突然被落寞所取代，「至少在民宿工作，看見的都是來遊玩的客人，每個人都開開心心的，我不會再遇到施奶奶這樣的事情。」

「妳啊……」王雅倩輕聲嘆息，從一開始，她就知道多愁善感的百合不太適合這份工作，她雖然樂觀，但容易對病患付出太多感情。「都唸了護理了就別作什麼民宿夢了吧！如果不想見到生離死別，怎麼不去醫美診所工作？」

白百合沒好氣地看著王雅倩，她到現在還不知道學姊的來意，難道純粹只是來探病？她病都好了大半了，「學姊今天來不會是專程來消遣我的吧！」

「當然不是！我有要事。」

「那學姊今天來到底有什麼事？」

「百合，我有提過文旭的老闆嗎？」

白百合搜索著她的記憶，好像曾經聽王雅倩說過，「那個大集團董事長？」

兩年前王雅倩在升任護理長之前負責照料的病患耿君浩，是萬凱集團的董事長，而江文旭便是他的特助，王雅倩在那段時間認識了江文旭，而後他們由朋友成了情人。

耿君浩自從兩年前出了車禍後便鮮少出門，如今董事長的職位由他的同父異母弟弟耿育倫代理，遇到重大決策才會透過視訊會議由耿君浩決斷。

多年的情誼讓耿君浩與江文旭之間已經不純粹只是上司與下屬的關係，兩人更像是朋友，所以耿君浩現在的生活十分依賴江文旭的協助，江文旭幾乎算是耿君浩的生活助理了。

「我來是給妳介紹工作的，文旭的老闆需要一個管家。」

「管家？我是護理師啊！」

「他的老闆行動有些不方便，所以是管家兼看護，但主要是管家的工作。」

耿君浩自從車禍以來脾氣就十分暴躁，導致他的管家總是做不了多久，兩年來都已經換了六個，要有護理背景的管家本就不好找，想不到當江文旭跟耿君浩反應要他別這麼難搞，管家很難請時，耿君浩居然直接說，那他就不要管家了。

江文旭無法隨時應付耿君浩的需求，耿君浩車禍後大多數的時間又把自己關在家中，他絕不可能放任耿君浩長時間一個人無人看顧。

見白百合並沒有太大的意願，王雅倩提出了最大的誘因，「百合，我會介紹妳當然是因為薪水不錯啊！這麼多喔！」

王雅倩比出一個數字後，白百合便瞪大了雙眼，但隨即就見她雙手交抱在胸前戒備著，江文旭的老闆啊！一聽到老闆，她就想到腦滿腸肥的富賈，「他的老闆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請管家？別看我這樣一臉好欺負的樣子，誰敢吃我豆腐，我就把他打成豆腐！」

王雅倩抓下白百合握拳的手，她啊，標準的繡花拳，想把人打成豆腐？別人沒成豆腐之前，她就成了豆漿了。

「他若是會吃人豆腐的人，我還會把這份工作介紹給妳嗎？」王雅倩扳開了白百合的拳頭，把筷子塞進她的手中，要她繼續吃飯，「薪水高當然代表工作不輕鬆，但至少要比妳現在的工作輕鬆許多。」

「他的管家要做什麼工作啊！」

「嗯……文旭說他的房子不小，雖然每個禮拜五會有一個打掃阿姨去整理，但平常妳還是得幫忙維持整潔及洗衣煮飯，他老闆的腳不方便，自己無法開車，妳得負責送他去復健，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文旭希望這個管家能住到他老闆家裡去，幾乎算是二十四小時待命。」

「二十四小時待命？他完全不能走嗎？」

「左腳恢復得比較好，但右腳還沒有支撐力，所以平常都是拿著手杖走路。」

「就這樣？他還有其他問題對不對？」雖然以這樣的條件，這個薪水不是不合理，但還是比行情高了一些些。

王雅倩知道這一點必須坦白告知，也不隱瞞，「他的脾氣很壞，所以管家總是做不久，但妳放心，他也不是真的太刁鑽的人，我相信妳可以的。」

「學姊認識這個老闆？」

「嗯！曾經負責照顧他一陣子。」

白百合十分認真地思考，這份工作比較輕鬆，薪水又很高，最重要的，沒有會令她感到痛苦的生離死別……

「百合，我知道妳孝順，一定想著搬到雇主家去就無法幫忙家裡，但妳的家庭狀況讓妳工作得體力透支，我真的很心疼，所以當文旭告訴我他為自己的老闆請不到管家發愁時，我第一個就想到妳。」

白百合很感動王雅倩對她的好，她點了點頭，答應王雅倩會認真考慮。

一如以往的早晨，這人聲鼎沸的一長條街，是這個地區唯一的傳統市場。

街上十分熱鬧，除了兩側全都是店面以外，路中央的分隔線上也排著一系列的流動攤販，時日一久，大家已經習慣了這條街在白天汽機車無法通行，因為路中央除了流動攤販還有採買的人潮。

在這傳統市場隔了一條街外的地方有一大片空地，那是市府要蓋公有市場的預定地，只是招標一直流標，傳統市場便一直留在了原地，而那塊空地就成了夜市的所在。

沒有固定店面的流動攤販，有部分會在傍晚轉而向夜市移動，而像白家水果行這樣有店面的店家，則會繼續營業一直到深夜夜市結束。

水果行裡的生意很不穩定，有時非常忙碌，有時又很清閒，剛剛送走了一波人潮，何麗伶正在櫃台旁按著計算機。

「媽！在算帳啊！」白百合突然由何麗伶的身後探出頭來。

何麗伶連忙把櫃台上的一堆帳單給收起來，就是怕女兒看見家庭收支裡，有一筆他們隱瞞了很久的開支，這件事讓女兒知道只是徒讓她擔心，所以他們兩老決定了不說。

何麗伶比了個「噓」的手勢，指了指櫃台後打盹的白榮志，然後才戴上了棉紗手套開始整理被客人挑亂的水果，「怎麼不在家裡多休息？」

白百合望向父親，她是當護理師的人，總是覺得父親這麼嗜睡很怪異，但每次讓父親去醫院做健康檢查，他總是覺得費用太貴而不同意，並且安撫他他就是年紀大了，比較容易疲累而已。

怕吵醒白榮志，白百合也走到何麗伶的身邊，戴起了棉紗手套幫忙整理起來，白百合自幼就在店裡幫忙，自然也知道該怎麼整理貨物。「媽，我身體真的已經好多了，我才二十多歲，恢復得快，倒是你們……」

「我們沒事。」何麗伶的視線跟著白百合望向了白榮志，家裡一連出了兩個病號，所有的工作都落到了她的頭上，最近她也的確感到體力透支，但為了讓女兒放心，她總是逞強著，「倒是妳，突然來找我有事嗎？」

「媽，我在考慮要換個工作……」

正在整理蓮霧的何麗伶拿下了綿紗手套，推了白百合的肩膀讓女兒面對她，她一

直知道女兒對醫院的工作倦怠了，這一次是下定決心要離開了嗎？

「妳真打算去找一個民宿的工作？」

白百合嘆喏出聲，在母親的想法裡，在民宿的工作說穿了就是打雜，她還是比較傾向她留在醫院工作，雖然辛苦但穩定。

「不是啦！是管家的工作，因老闆的腿不太方便，所以最好還要有護理背景。」

「我知道管家的工作妳可以勝任，只是怎麼會想到要做這方面的工作？」何麗伶戴回了手套，繼續整理她方才弄到一半的水果，突然想起新工作會吸引白百合的理由，「該不是因為薪水吧！」

白百合手上的動作頓了頓，沒有繼續說下去，父母親最難過的就是無法給她一個好的生活，所以她不想明說。

幾年前父親交友不慎，因為作保欠了不少錢，最後連老家都賣了，挨了幾年好不容易日子過得好些了，大型連鎖水果行的出現又衝擊了家裡的生意。

像她家這樣有點小規模的水果行還好，有些較小的攤販都漸漸結束營業了。

何麗伶只能嘆息，卻無法改變現如今的生活，「罷了！妳不說我也知道！日子就是這麼苦，我要說謊騙妳妳也不信，妳想怎麼做就去吧！」

「我會努力的！等把銀行的貸款還清，到時爸媽你們就把開店賣水果當消遣、當健身，還可預防老人失智症呢！」

「妳啊！會不會太樂觀了？」有所隱瞞的何麗伶只是別開了臉，繼續整理水果，就讓女兒保持這麼樂觀吧！她不想把太多壓力加諸在女兒身上。

眼角餘光看見有客人上門，何麗伶及白百合立刻揚起笑臉待客，白百合一見是熟人，很熱情的招呼了，「房東太太，今天想要什麼水果，給妳打折喔！」

但她的笑容卻沒有得到回應，房東太太陰著一張臉，看來不太高興，白百合回望母親，母親則是滿臉歉意，該不會……白百合在心裡嘆了一口氣。

何麗伶一見房東過來，連忙遞上了幾張千元大鈔，「房東太太，很抱歉，這個月又遲了。」

房東太太的臉色差，口氣自然不好，也沒顧慮到這裡是店面，出口就是難聽的話，所幸此時沒有客人，否則場面很難看。

「妳若連幾千元的房租也付不起是不是就別再租一間房子？這個店面不是你們自己的嗎？雖然是只有一層樓的平房，但我聽說有地下室不是？你們可以搬到地下室住，就不用一直拖欠我租金。」

畢竟是自己遲了房租，何麗伶只得陪笑，「這底下是貨倉及冰庫，沒辦法住人，很抱歉房東太太，下個月不會這樣了。」

「妳答應的啊！這房子你們不租很多人要租，妳再遲交房租我就租給別人啦！」

「一定一定！」何麗伶扯了一個塑膠提袋，裝了幾個蓮霧，「這黑金剛蓮霧很甜、很好吃，送給你們吃。」

「嗯！」彷彿自己施了多大恩惠所以能受人獻貢一般，房東太太一點也沒不好意思的接過那袋蓮霧，搖著她那自以為挺翹的臀部，走出了白家水果行。

「媽，我們租的那間房子不是漏水就是壁癌，美耐板隔間的牆也都年久失修，房

東太太還這麼盛氣凌人的，我們乾脆搬了吧！」

「我知道！還不是因為便宜嘛！這麼大的房子一個月不用一萬塊房租也不好找了。」

「媽，那間房子雖然有三層樓，房間多，但我們就三個人也住不了那麼大的房子，都拿來當儲藏室了，我們可以搬去小一點的地方……」

「好了！我知道！我會考慮，妳啊！快回家休息，今天生意不怎麼樣，我一個人就忙得過來了，快回去！快回去！」何麗伶護女心切，本不想讓她撞見房東太太這催討房租的嘴臉，但如今讓她碰上了，只能儘量安撫。

白百合還想再說，但知道再說也只是惹得母親傷心，最後只得閉嘴，「那我回家煮飯，晚點給妳跟爸帶晚餐過來。」

「不用麻煩了。」

「才不麻煩，我也得吃飯啊！等我喔！」

白百合和母親說好了才走出水果行，心裡已經有了決定，她還是接受那份工作吧！至少薪水比她原先的好很多啊！

郊區一棟坪數適中的小豪宅，是耿君浩的住處。

耿君浩在美國波士頓大學商學院拿了 MBA 回來後就一直住在這裡，他雖沒有明說，但他的父親耿興洪也明白耿君浩與這個家格格不入，所以當他回國後說不想回家住時，耿興洪便買了這棟別墅給他。

耿君浩知道這是父親彌補自己的辦法，因為父親選擇了繼母及同父異母的弟弟，而不是他，所以他也大方收下，既然父親想用這樣的方法來取代父愛，他便接受，總好過他可笑得像被遺棄在外的孩子一般。

在美國唸書時曾有一段時間失了父親的金援，他吃過苦，後來他便懂得父親是隨時可能收回這份關愛的，所以父親願給他時，他就收，不會虧待自己。

都已經回不了耿家了，自己的能力不能再輸給弟弟，所幸他也爭氣，才博得了在父親身邊與弟弟一同學習當萬凱集團接班人的機會。

而後，耿興洪走得突然，沒有決定讓誰當接班人就過世了，耿興洪名下萬凱集團的股權依法分配後，耿君浩的繼母及弟弟取得了多數，所幸其他的董事皆認可耿君浩的能力進而支持他，這才在股權比例上贏過了耿君浩的繼母及弟弟，讓耿君浩成了萬凱集團的董事長。

江文旭的銀色轎車在耿君浩的別墅大門口停妥當後，才與耿君浩一同下了車。

耿君浩辭了看護，又沒辦法自己開車，接送他去復健的工作自然落到江文旭的身上，江文旭大學一畢業就進入萬凱集團管理部工作，歸國的耿君浩初入萬凱時是總經理，江文旭被耿興洪選中成了耿君浩的特助，一直跟在他身邊工作直到如今。耿君浩才三十出頭的年紀，雖說是含著金湯匙出世才能有如今的地位，但若不是他本身有能力，也鎮不住董事會的那些老頑固，並取得他們的支持。

如今，江文旭與耿君浩的關係更像是朋友，眼見這兩年來耿君浩因為車禍性情大

變，更放不下這個好友，所以他願意辛苦一些為耿君浩分擔一些瑣事。江文旭相信，總有一天耿君浩會走出車禍的陰影，變回像過去的耿君浩一般，在公事上行事果決、能力非凡，在私下幽默風趣、待人和善。

「君浩，你是不是該回公司坐鎮了？」江文旭這麼一問，果然看見耿君浩冷漠一瞥的眼神。

他重重一嘆，明知結果還這麼問，還不是因為耿君浩的主治醫師的交代。

耿君浩的復健情況很好，他做復健十分的努力、勤勞，短短一年半的時間，他便由最初坐著輪椅，而後拿著輪式助行器，接著再改拿拐杖，直到半年前，他已經可以拿一般手杖行走了。

可這半年來情況卻沒有再進步，復健師說他的肌耐力夠、肌肉也沒有萎縮，所有功能都與一般人無異，應該可以正常行走了，主治醫師也說他的腿傷應該已經痊癒，遲遲不能正常行走，可能是心理方面的因素，所以建議他多接觸人群以及向心理醫師諮詢，或許對他的腿傷有幫助。

就連王雅倩在得知耿君浩的情形時都曾對江文旭說，有些太過心急的病患，反而腿傷更加好不了，也有一種病患，明明很認真做復健，但心理其實不相信自己能痊癒，於是腿傷真的好不了，更直言耿君浩可能就是其中一種。

江文旭也知道耿君浩非常可能是因為心理因素導致無法痊癒，但要讓耿君浩接受主治醫師的建議，哪有這麼容易啊！

就像現在，耿君浩聽見他提議他回公司，竟只是冷淡的回了一句，「我說了在腿傷痊癒之前我不會進公司。」

耿君浩說完沒理會江文旭就逕自走進別墅，江文旭立刻追上，還沒放棄說服他，「但你長久不進公司是不行的。」

「我不會讓那些人有機會笑話我，不會讓他們看見我如此狼狽的模樣而得意。」

「根本不會有人看你笑話，我也不覺得你狼狽，我倒覺得你拿著手杖走路很有英倫紳士的風範，你難道就沒想過，或許你真像醫生所說的，是心理問題影響了你腿傷的痊癒？」

走進別墅裡的耿君浩一聽見這句話，回頭就是一聲怒斥，「你不用進來了，我家不歡迎你。」

「你不讓我進去也沒有辦法，我有別墅鑰匙，記得嗎？我得進去，因為我今天得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江文旭也倔強，硬是闖進了別墅不走。

耿君浩沒有辦法趕走他，只有提高了音量，「你也跟那個庸醫一樣，認為我瘋了？」江文旭替他關上門，強打起精神，他今天得和耿君浩打一仗，不能現在就敗下陣來，「這是什麼論調？我什麼時候說你瘋了？」

「我不想見任何人，你帶人來這裡，不就是想像那個庸醫說的一樣，要我多接近人群嗎？你的下一步呢，認為我真的需要看心理醫師？」

江文旭在他對面的沙發坐下，闡述自己的觀點，「我不覺得看心理醫師就是瘋了，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方面的問題，只是有的人能自己釋懷，但你這種怎麼都放不下的，就得靠心理醫師教你怎麼排解。」

「我不想看什麼心理醫師！那個庸醫治不好我的腳，就想打發我去看其他的醫生，到時腳好不了倒成了我自己的問題，不是他的醫術不好。」

江文旭很為醫生叫屈，「我倒覺得賴醫師的醫術很好，正常人像你這樣的傷，總要個三五年才能好完全，你才受傷兩年，已經可以走路了。」

「既然要個三、五年，那你又為什麼認為我是因心理因素好不了？畢竟才兩年不是嗎？」

「但你的腿部肌肉及肌耐力已經跟正常人差不多，幾乎是不需要輔助器材就能自己走路，你還放不下那根手杖，不就證明了真的有其他方面的問題嗎？」或許是急了，連江文旭也不自覺地提高音量，他不明白為什麼耿君浩變得這麼難以溝通？

「這都是藉口，我知道我身邊的每一個人都不想離開我，想離開就離開，無須找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

「君浩！當年老董事長或許不得已做了選擇，周安琪或許真是因為不想吃苦而拋棄了你，但其他人不是，我不是！我是真心為你好！」

耿君浩似乎是不想繼續這個話題，起身準備要離開，江文旭先一步拉住他的手臂，推他坐回沙發上，「君浩，你還不能走，我說了要給你介紹一個人。」

耿君浩拂開了他的手，但倒也沒再要離開，「我是老闆還是你是老闆，你不覺得自己管太多了嗎？」

聽到這裡，江文旭便有點無賴，只要耿君浩不要離開就好，「很抱歉，只要你一天不進公司，代理董事長就是你弟弟，至於我的老闆是誰，目前看來，我的老闆是萬凱集團，不是你，除非……你想回公司了。」

耿君浩知道江文旭有什麼打算，他就是知道自己只是說說而已不會真辭了他，才敢這麼放肆，「你別忘了上禮拜你讓我生氣的時候，就已經是觀察名單了，我隨時可能開除你。」

門鈴聲打斷了耿君浩的威脅，江文旭知道他等的人來了，站起身，「是！我等著！」說完還逕自走到大門對講機旁，螢幕上顯示的人果然是白百合。「百合，進門後走石板路進來就可以直接走到別墅，我們在這裡等妳。」

「好的。」

白百合同意接受這份工作後，王雅倩曾帶江文旭來與她簽約，之前都只知道對方名字的兩個人這才真正見了面，如今白百合約略聽得出來對講機那頭是江文旭。白百合拉著行李箱走進了別墅大門，鏤花大門在她走進來後又自動關上，她咋舌，這是多富貴的人家啊，光是那座大門就看得出來造價昂貴！

她沿著石板小徑往前走，兩側每隔幾步就栽植一株龍柏，在樹與樹的間距間，她可以隱約看到石板曲徑通向的別墅。

耿君浩住的地方雖說是小豪宅，但看來坪數不小，她原先以為只是幾十坪的豪華小房子呢！

她環視四周，三層樓的別墅位於造景精緻華美的歐式庭園正中央，別墅的三樓約略看得出是個空中花園。

別墅前有方池塘，說是池塘感覺還可泛舟一般，因為池塘邊有座小碼頭，碼頭旁還真停了艘小船，池塘應該不淺，由她所在的位置看不出來裡頭是否有魚，但水面上栽植的蓮花疏落有致，整個環境十分清幽。

這種地方如果拿來開設民宿，應該入住率不低吧！

白百合想到這裡，不由笑出聲來，瞧她真是不管什麼情況下都想著怎麼賺錢啊！以耿君浩的身家，哪裡有需要開什麼民宿？光是這些龍柏賣了，大概就足夠她一輩子的開銷了。

來到別墅門前，她又按了一次門鈴，立刻有人拉開了門，正是江文旭。

「江先生。」

「百合，說了讓妳叫我江大哥就好，叫江先生太生疏了。」

「好！」

「先進來吧！」

在客廳裡的耿君浩聽見了門外來人爽朗有朝氣的招呼聲，不僅因為這聲音熟悉，那個名字也特別，所以他不曾忘記。

那個曾經對他說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話，那個曾經給了他希望，最後卻又放棄他的小護士，她來做什麼？

耿君浩覺得自己很可笑！因為每每想起自己竟會因為一個素昧平生的女孩不來當負責照料他的護理師而受挫，如今他很想知道，她怎麼會突然又出現了？

第 2 章

江文旭帶著笑容將白百合迎進門，還體貼地接過她的行李，門內是一個約兩坪大的玄關，玄關側邊有一道階梯，白百合猜測那便是上二樓的樓梯。

玄關的正前方是客廳及飯廳，採光全靠那面偌大的落地窗，白百合這才發現剛剛看見的池塘不只是前院而已，而是繞了別墅四分之三圈直至落地窗外，那落地窗打開後有個簷廊，也有一座與前院一樣的小碼頭，可以走到池塘中央。

江文旭在樓梯下放好了白百合的行李，才親切的開口，「這裡偏僻了些，不好找吧！」

「那個計程車司機剛好在這附近有個熟客，所以一路過來沒有問題。」

客廳裡的耿君浩緩緩站起身子，此刻和江文旭對話的，依然是那個光聽就能想像她帶著滿臉笑容的聲音，這一回，他要看清她長什麼樣子。

等他一回身，看見的是一個模樣活潑大方的女孩，臉上盈滿了笑，和她的名字形象完全不同。百合是象徵純潔、嫵靜的花卉，但這看來是個好動的女孩，要不是知道她是一名護理師，他第一眼見她，會以為她還是一個高中或大學生。

「這位就是耿先生吧！耿先生您好，初次見面，我叫白百合。」白百合大方的伸出手想與耿君浩握手，她笑得幾乎眯成一直線的雙眼直視著耿君浩，並在心裡讚嘆，這麼帥又這麼有錢的男人，簡直是天菜級的啊！

她居然說「初次見面」？耿君浩冷笑，是啊！他就是這麼無足輕重的一個人吧！她哪裡會記得他？

白百合有些遲疑，甚至想著該不該將手收回來，耿君浩那張俊顏浮現一抹冷笑

時，白百合好似真的感覺到周遭氣溫降了不少，現在是春天，本來在她感覺是風和日麗的氣候，在看到他的笑容，她卻感到了春寒料峭。接著，她看見耿君浩的右手拿著手杖，發現了自己的失禮，立刻收回手，摸了摸自己的後腦杓傻笑，「抱歉！」

江文旭苦著的臉立刻換上笑容，上前分別拉起耿君浩及白百合的左手，讓他們握了手，「不抱歉，我這個老闆反應慢了些。」他無視耿君浩掃射過來的冰冷視線，不怕死的繼續說著，「君浩，這是你的新管家。」

耿君浩幾乎是無禮地直接把手抽回，惹得白百合發愣，這個人感覺是個很難搞的雇主啊！

果不其然，耿君浩的下一句話就是拒絕，「我不需要管家。」

江文旭哪裡肯接受他的拒絕，「還是你想要我換一個介紹詞？君浩，這是你的新看護。」

「你……」

「在你還拿著手杖的時候，別跟我說你不需要一個看護！」

「總之我管家及看護都不需要！」

開什麼玩笑！白百合想著自己把工作都辭了，可不容許他說違約就違約。

「那你有心理準備要支付近百萬的違約金了吧！」

耿君浩瞪大了雙眼看著眼前的白百合，好像她說了什麼天方夜譚一樣，「妳說什麼？」

「我們之間的雇傭契約啊！原先訂契約大概是怕你的看護連三個月一約也熬不過，所以訂了違約需支付十倍月薪違約金的條款，老闆，這個雇傭契約也對你具有約束力喔！」

「妳一分鐘的工作都沒做，就想跟我要十倍的工資？」

「為了這份工作，我辭去了原本的工作，你怎能說我沒有付出過什麼？你這樣一個富老爺有錢在家度假兼休養，我這可憐的小丫鬟可不能容許一天不出門工作賺錢啊！」

「妳……」耿君浩一向辯才無礙，一時之間竟然敗下陣來，直到看見白百合掛著的那抹看似天真，其實得意的笑容，腦子才又重新運轉起來，「這個月的薪資我給妳，妳不用來上班了，就當謀職假。」

「說了一約是三個月，雖然薪水高，但只是一個月的工作也不足以有讓我請辭的理由，畢竟我原先的工作雖然錢少、事多、離家遠，但至少工作穩定，我只聽學姊的幾句話就來工作，還要冒著『老爺不要，夫人會看到』的危險，並不是只為了那一個月的薪水的。」

江文旭看見耿君浩被氣得發抖，他極力地想忍住笑，之前的管家脾氣大多不錯，所以都能忍耐到約滿才不續約，很少有像白百合這樣敢回嗆雇主的管家。

「妳這是獅子大開口？」耿君浩隱忍著，但聲音之中已帶愠意。

「約是你們訂的，我只負責看過、同意、簽名，怎說我是獅子大開口？很不公平啊！」

「妳……」耿君浩覺得自己氣得血壓高了不少，她有一點說得沒錯，契約已經定了，對雙方都具有約束力，「好！契約是三個月，那我直接把三個月的薪資給妳，妳可以不用來上班了。」

白百合不是貪得無饜的人，本來就想過如果這份工作真的不適合自己，她也打算再找其他的工作，如今耿君浩這樣也算履行了約定，她可以接受，「那當然好，謝謝老闆！請問老闆，是領現金還是支票還是轉帳？」

「妳！妳還怕我吞了妳這三個月的薪水嗎？」

「我一來不到三分鐘你就想違約，怪我防你不付薪水嗎？」

耿君浩覺得自己再跟她說下去，沒高血壓都要得高血壓了，他轉身回沙發上坐下，調整了情緒後才冷冷的對江文旭說：「文旭，這事交給你處理，把她的薪資算給她。」

「不會吧！君浩，你真想把我當台傭使喚嗎？你不在公司我特助的工作可也沒少做，你沒看護的時候我幫你買三餐、送你去復健，都沒有自己的時間了，就安排一個管家兼看護在你身邊而已，有這麼為難嗎？」

原來江文旭這麼辛苦嗎？白百合聽著他的抱怨，如果江文旭沒了自己的時間，學姊身為護理長也很忙，那他們哪裡有時間約會啊！於是她打消了領錢走人的念頭，走到了耿君浩面前，側過身子問著坐在沙發上的他，「老闆，你到底為了什麼不接受一個看護啊！」

「我的腿傷不會好了，不需要看護……」

「等等！」白百合打斷了他的話，雖然簽約時她只大概了解耿君浩的情況，但好像不是好不了的問題，「能不能痊癒等我送你去看診還是復健時，會詳細跟醫生問清楚，有時病患會自暴自棄，有我當看護，絕對不容許病患這麼悲觀。」

耿君浩睨了白百合一眼，語氣十分不友善，「妳在醫院工作時，妳負責的病患有沒有嫌過妳多事的？」

「這倒沒有，因為我在加護病房值班，大多數的病人都是沒有意識，有意識的病人也不會跟我抬槓。」

耿君浩指著大門，終於動怒了，「江文旭！給我處理好這個小麻煩！我再說一次，我、不、需、要、看、護！」

「不需要才有鬼？你除非看診、復健就足不出門，就算你自己能煮三餐，食材也不會自己送上門。」江文旭見白百合好像頗能制得住耿君浩，更希望她留下了。

「你幫我送便當就好，我不挑食！」

白百合知道有合約在手，耿君浩無法毀約，她也真心想分擔江文旭的工作，「江大哥，交給我吧！讓我學姊獨守空閨寂寞度日我可不饒你！」

「白百合，我沒同意妳留下來。」耿君浩見白百合好像當自己是主人一般，居然想堂而皇之的留下來，忍不住又下了逐客令。

白百合沒理會他，反而對著江文旭說：「還有，以後除非是公事，老闆如果打電話叫你送任何東西過來，你都不准送過來，該屬於我這個管家兼看護做的工作，除非是我休假或請假你都不能代勞，不然你就是違約，要付我違約金。」

「好！」江文旭巴不得如此，當然立刻應允了。

「白百合……」耿君浩正想發難，卻被白百合抬起手制止了。

「停！反正我簽了約就會完成工作，你再說什麼叫我離開的話我也不會聽，你這老闆也該有點良心，要給江大哥一點休息時間啊！」

耿君浩望向江文旭，竟見他委屈地扁著嘴連連點頭，當即皺起雙眉站起身，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他只好暫時妥協，白百合想留下來可以，但不代表他不能用手段逼她走，他可以不需要她支付違約金，只要她趕快走人就是！

「妳想留就留吧！不要明天就哭著求我放妳一馬，讓妳解約。」耿君浩說完轉身就走，在回房的途中經過開放式的廚房，中島櫃上擺著一個涼水壺及幾個茶杯，說了那麼多都覺得口渴了，本想倒杯水來喝，才發現水壺空了，於是他放下水壺便直接回房了。

江文旭看著耿君浩就這麼回房，心知他並不是接受了白百合，而是他會開始盡可能的刁難白百合直到她知難而退，她的未來日子可能不好過。

「百合，接下來他可能會找妳麻煩、刁難妳，但拜託妳多點耐性，他本性不壞，發現妳的好後他就不會這樣了。」

白百合拍拍自己的胸口，要江文旭放心，「江大哥，我當護理師很多年了，難搞的病患、家屬也遇見過不少，別擔心我了。」

「罷了，我會依妳的要求做，但妳有什麼為難的一定要立刻打電話告訴我。」

「知道了！江大哥，你怎麼把我當孩子似的。」

「妳看起來還真像孩子。」

「不公平！我都二十幾歲了！」

江文旭無奈地笑了笑，大概跟她介紹起別墅裡的事，「外面的庭院有自動灑水裝置，草木的修剪及池塘的清理也有專業的庭園造景公司會定期來處理，妳負責的區域只在別墅內，打掃阿姨每周來一天，她會做好全部的清潔，但基本的環境維持妳得做，還有每天換洗的衣物妳要負責清洗。」

「好！這小事，我除了是專業的護理師，也很會做家事的。」

江文旭點了點頭，這一點女友倒是對她讚譽有加。「三餐什麼的雅倩說對妳來說不是問題，待會兒我會給妳零用金，支付帳單及家用都由零用金支出。」

「好！最重要的，老闆他的看診及復健時間呢？」

「等等我會把行事曆傳給妳，現在我帶妳大概熟悉一下環境。」

白百合跟著江文旭把別墅轉了一圈，三樓如她原先猜測的的確是空中花園，二樓則是起居室及數間房間，有一間房本是主臥室，但自從耿君浩腳受傷後沒再上樓使用，江文旭讓她除了主臥室外，可以自己挑一間客房來住。

別墅一樓是一個大空間，由廚房到飯廳再到客廳都沒有隔間，別墅的門位於正中央，經過玄關後便是剛剛他們談話的客廳，與客廳以一排矮櫃相隔的是飯廳，而與飯廳以中島櫃相隔的則是開放式廚房，再往右走便是耿君浩的房間。

而客廳的左側是一間書房及客用的洗手間，江文旭特別交代她，耿君浩的房間及書房除非耿君浩同意了才能進，否則耿君浩會大發雷霆。

「他很容易生氣嗎？」

江文旭看了白百合一眼，怎麼覺得她一點也不害怕，而且一臉是想惹君浩生氣的調皮樣？

「怎麼，妳想看他氣得腦溢血嗎？」

「江大哥你不懂，有時要讓一個人不生氣，就得反其道而行。」

江文旭看白百合慧黠地一笑，知道她似乎有法子了，他其實是鬆口氣的，「我很擔心妳看了君浩第一眼就被嚇跑了。」

「嚇跑？怎麼會？老闆長那麼帥，看起來也賞心悅目啊！」

江文旭都要翻白眼了，看見君浩剛才那麼難搞，她還能像迷妹一樣誇他帥是怎樣？果真人帥就吃香嗎？

「等妳見識過他的無理取鬧再說，他鬧起來就像個小屁孩。」

江文旭接著又交代了白百合一些瑣事之後，才離開了耿君浩的住處。

白百合沒急著整理她帶來的行李，倒是先進了廚房，她剛剛注意到了耿君浩想喝水，但見涼水壺空了便沒喝就回房了，她走到流理台前，仔細看了流理台上的淨水器，發現是可以直接飲用的，於是把涼水壺盛滿水。

淨水器的出水量很小，在盛水的空檔，她看了看冰箱裡的食材，剛剛江大哥說了，因為知道今天有新管家會來，所以他讓打掃阿姨幫忙買了些食材放在冰箱，讓她可以不用急著出門買菜就能煮晚餐了。

冷藏室有蔬果，冷凍室有生鮮，白百合立刻思索著晚餐該做什麼菜好，在冷凍室還看見了不少杯裝冰淇淋，她想著，這個家裡有小孩嗎，怎麼買了這麼多冰淇淋？白百合接著看見在冰箱旁的流理台上，打掃阿姨也買了一些柳丁，她狡獪地笑了笑，把盛滿水的涼水壺放回原處後，開始清洗柳丁。

房裡的耿君浩站在玻璃帷幕旁，望著外頭蒼綠一片的庭園，直立式的百頁窗簾收攏在兩側，這間房的南面及東側兩道牆皆是玻璃帷幕。

原先剛買下這別墅時，他的房間就在這裡，他花名在外，帶了不少女人回家過，大多不對這玻璃帷幕有意見，直到他認識了周安琪。

他與周安琪第一次親密後的隔天，羞著一張臉的周安琪對他說，這裡當主臥室太沒有隱私了，一早醒來一看就是外頭的庭院，很害羞。

為了周安琪，他把主臥改到了樓上，與她交往的期間，他們在那一間有著大陽台的房間度過了許多悠閒的假日早晨。

腿受傷後他便沒再上樓了，才回到這間房來住。

他為了周安琪做了不少妥協，就好比她不愛的這兩道玻璃帷幕牆就是他最喜歡的，拉上窗簾保有隱私，打開窗簾就可以看見庭院，有時夜裡躺在帷幕前的貴妃椅上，還可以看見外頭的星空。

此時房門傳來的敲門聲只可能是白百合，算算時間文旭應該回公司了，他沒想理會白百合，她也不死心，敲敲門等他回應，沒回應，就又敲，如此反反覆覆，竟

在他門外敲了整整兩分鐘門。

此時耿君浩終於忍不住了，他走過來開門，果然見到端著笑臉的白百合。

「妳就沒想過我在睡覺嗎？」

「現在說睡午覺太晚、說上床睡覺又太早，所以我認為你只是在生剛剛那些事的悶氣不想開門，不是在睡覺。」

「既然知道我在生氣還吵我？」

「你口渴不是嗎？」白百合端高了托盤，上頭擺了一個玻璃杯，看顏色大概是柳橙汁之類的果汁。

發現她竟然在他沒說的情況下注意到了他的需求，耿君浩是有些意外的，但隨即想起自己這麼想是在接受她，於是又板起面孔，「我不想喝果汁。」

「這不是那種調合式的果汁，是水果原汁喔！柳丁富含維他命C，養顏美容。」

「我一個大男人養顏美容做什麼？」

「老闆，雖然你長得帥，但不保養很快就會變大叔喔！尤其你都三十幾歲，再過幾年就是中年人了，又常常生氣……」說到這裡，白百合還伸出一隻手指著耿君浩的眉間，「你看，你又皺眉頭了，久了會有皺紋喔！那你說說要不要養顏美容？」耿君浩幾乎要怒罵出聲了，直到看見白百合一直沒有收起的笑容，突然理解了什麼，「妳該不會是故意要惹怒我的吧？」

「哪有！誰喜歡老是對著一個生氣的人啊！」

「那為什麼我越生氣，妳越開心的樣子？」

「我這是EQ高，笑容以對。」

耿君浩沒再說話，接過她手上的柳橙汁一飲而盡，接著就把杯子還給她。

果然看見了白百合一臉可惜的說：「就這樣喝了？」

「妳以為我是牛嗎？拿塊紅布在我眼前晃看我生氣取樂，我不會如妳的願！」

接著，他便當著白百合的面用力的關上門，那道關門的氣流好像能把白百合彈飛一般。

看著緊閉的房門，白百合嘴笑得更開了，她當然不是把耿君浩當牛，相反的，是因為知道耿君浩想跟她唱反調，如果讓他認為她是故意在惹他生氣，他反而不會生氣，因為不想如她的願。

白百合是不想讓耿君浩一直處在生氣的情緒裡才反其道而行。

再說了，她才不想把他訓練成看見紅布抖動就生氣的牛，如果真要訓練……訓練成拿逗貓棒就可以左右他的情緒的貓不是更好？

白百合露出了壞心的笑容。

站在流理台前洗碗的白百合臉上難得的沒有笑容，並不是她的心情不好，而是她在思索著明天的午餐要做什麼菜。

耿君浩真的是一個很難搞的老闆，他下午對江大哥說買便當解決他的三餐就好，他不挑食……才怪！白百合回想起剛剛的晚餐，由於他們只有兩個人，所以她只

做了三菜一湯——糖醋魚，他耿大老爺說太甜了；麻婆豆腐，他耿大老爺說太辣了，還有那荷蘭豆炒三色甜椒，他耿大老爺居然說草腥味太重了！

唯有那道味噌魚湯他沒有嫌，然而他不嫌並不是因為她做的那道湯好喝，而是他只看了那碗湯一眼，然後便冷著一張臉說：「我討厭味噌。」

他這是找她麻煩還是她的手藝真這麼差？不過白百合覺得是前者居多，因為整個晚餐時間，她都偷偷地在打量他的表情。

才剛把碗洗好放進烘碗機裡，白百合的手機便響了，她轉了個身，背靠著流理台才拿出手機，看見螢幕上顯示的是王雅倩的名字。

她知道，學姊是放心不下，打電話來問她的工作情形了。

晚餐後耿君浩習慣在院子裡緩步走走，就當散步消食，只是今天晚餐的時候他故意找白百合麻煩，換來她一逕不變的笑臉，這讓他有些惱怒，所以飯後他就直接回房了，然後習慣性的來到玻璃帷幕前站著，看著遠方緩緩落下的夕陽。

他並不習慣這麼早吃晚餐，但白百合說，早一點吃晚餐才有時間消化，並要求他最好能晚上十點以前就寢。

他現在是變成幼兒園的小孩子了嗎？作息還得由老師決定？

但雖然如此，耿君浩倒也不是不能自省的人，白百合這個看護的確難得，至少過去的看護，沒有一個人受得了他這樣的脾氣，不怒目相向就不錯了，哪裡還能笑著對他。

還有剛剛的晚餐，雖然他從頭嫌到尾，但也不是每一道都很難吃，至少麻婆豆腐很合他的口味，甜椒炒得適中，甜味也沒有流失。

耿君浩想到這些，覺得剛剛心頭的那股煩悶似乎少了一些。

耿君浩決定調整自己的心情，要以愉快的心情到院子裡去散散步，只是他剛一走出房門，就聽見了在廚房裡的白百合正在跟人講電話。

「我觀察到什麼？學姊又想考我？」白百合哂然一笑，想起了當年還在實習時的事。

她與王雅倩相識是在實習的時候，那時的她被安排跟在王雅倩的身邊學習，其實她並不是一個好脾氣的人，只是樂觀，有時遇到難事雖然一開始會影響了心情，但只要給她時間想通了，她很快便會釋懷，可遇到刁難她、不尊重她的病患時，她難免也會不開心。

她才實習不到三天，就被一個病患沒理由的辱罵，她記得當時她躲到醫院頂樓偷偷哭泣時，是王雅倩找到了她、安慰她，但也嚴厲的告訴她，只容許她脆弱一次，下回再哭就表示她抗壓性太低，或許該認真考慮要不要繼續當護理師。

王雅倩不像其他前輩只叫她要看開，而是用不同的方式，要她去觀察對方，去找出那個病患刁難人的原因。

例如有些病患聽了醫囑也還懵懵懂懂的，護理師因為太熟悉病患會問什麼問題，所以回答病患時口氣會太公式化，在病患的眼中，就可能變成了護理師不耐煩，遇到脾氣差的病患，自然容易發生爭執。

諸如此類的誤會，每天都在醫院裡上演著，雖然護理師沒有被規定一定得笑臉迎

人，但王雅倩總勸她要有一點同情心。

所以後來，每遇到一個新的病患，王雅倩總會在私底下問她，在那個病患身上觀察到什麼，該怎麼跟病患應對比較好。

「妳這份工作不是巡個病床就結束的，是朝夕相對的二十四小時看護，我當然得看妳是不是能勝任，要不然三個月可是很長的。」

「學姊還把我當成『菜比巴』的新人嗎？」

「妳之前負責照料的病患，大多不會跟妳頂嘴。」

白百合倒不怕王雅倩的隨堂考，所以很專業地說：「雖然我觀察的時間不長，但我覺得老闆他是一個很倔強的人，我剛來這裡時江大哥要介紹我給他認識，江大哥在領我走向他之前他便自己走了過來，他跛著腳，但大多數的時間都是站著的，說明了他不想示弱，所以他倔強，可通常這樣的人也容易出現心理上的問題，他的腿傷自從換了手杖後就沒有顯著的進步，可能心理因素的原因比較大。」

王雅倩忍不住噗哧一笑，百合光只因為耿君浩站著跟她說話，就可以推斷出這一些？她及男友可都沒有把主治醫師建議耿君浩得向心理醫師尋求幫助的事說出來，如果她不認識耿君浩，或許會覺得百合太過主觀，但就是因為了解這些，發現百合說中了，不得不認同她的觀察力很不錯。

「那想必妳能跟耿先生處得很好吧？」

「這……有點難啊！畢竟對一個我進門不到一分鐘就叫我滾的人，我很難討他歡心啊！」

「又沒人叫妳討他的歡心，別老是讓他生氣、做好妳的工作就好。」

「我知道了，我會多點耐性。」

耿君浩不是故意偷聽，只是他一走出臥室便是廚房，是白百合在公共空間講電話，怪不得他。

然而白百合的論點他的確無法反駁，這一點又讓他惱怒起來。

王雅倩似乎是滿意了白百合的回答，給了她鼓勵，「雖然他是文旭的老闆，但我對妳的私心還是多些的，有什麼問題向我反應，我會讓文旭處理。」

「學姊不用為我擔心，妳都不知道耿先生的別墅有多漂亮，他啊！就是那種標準的位於金字塔頂端的人，我想他受傷之前，肯定是意氣風發、享盡女人愛慕眼光的男人。」

「妳啊！光住得好就好嗎？下一句話不會說，漂亮得可以當民宿吧！」

「學姊怎麼知道？我一看見這別墅的第一眼，想的就是這件事呢！而且別墅裡還住了一位如王子般的帥哥，住在這裡如置身天堂啊！」

等她真正見識了耿君浩的脾氣，再來說她置身天堂也不遲！王雅倩不禁好笑，但也不急著破壞她的美夢，「是是是！每天有帥哥看，還有高薪可拿，是夢幻般的工作！」

白百合傻笑了幾聲，她的確有沉重的經濟壓力，但她這個人不愛占人便宜，今天來到這裡，得知了工作內容及耿君浩的情況，真覺得拿這樣的高薪很難心安理得，有錢沒處花也不是這樣的，「老闆他是很有錢的那種人，還是非常有錢的那

種人？」

「他本人我是不知道，但他的家族非常有錢。」

「果然是高富帥啊！」

「收起妳的花痴樣，好好工作，妳是我介紹的，別讓我在我男朋友面前丟臉。」

「知道了！我要掛電話了，我行李還沒整理呢！」

耿君浩看著白百合收了線後離開廚房走到客廳，便提起自己的行李往二樓走去，本已調適好心情的他，臉色又沉了。

白百合稱讚他的外表並不會讓他覺得開心，她是看護就該更專業一些，而且她接著還問了他是不是很有錢，這更是踩到了他的底線。

原來她總是一張笑容對他，只因為他多金又英俊？耿君浩冷笑幾聲，因著他的外表或家世而給的笑容，不但虛假又不持久，那個他唯一真心對待過卻拋棄了他的女子周安琪便是一個例子不是嗎？

Crescent